風雪夜歸人

吳祖光 戲劇作家

開明書店印行

風雪夜歸人

吳祖光戲劇集之一

高貴和尊榮埋在塵埃裏，
眞理卻終有一天可以顯出的；
這不過是一個極平凡極平凡的故事，
但這語句卻是一天天重複着說的。

——安徒生。

人物

李蓉生
王新貴——即窗內的男子
馬大嬸
陳　祥
魏蓮生——即倒在雪裏的病人
小　丑
蘇弘基
徐輔成
章小姐
俞小姐
玉　春
蘭　兒
馬二傻子

乞兒甲
乞兒乙
小蘭——即窗內的丫環

地點

序幕——雪後的黃昏，「閒人」的後花園
第一幕——大戲園子的後臺，春天晚上
第二幕——次晚，花園裏的小樓
第三幕——第四天早晨，「戲子」的家
尾聲——二十年後，花園裏的小樓，黃昏到夜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序幕

看戲的人常要知道每一個戲演的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的故事。

我這個戲是在什麼時代呢？

是永無止境的人生中的一個段落。

那時代也許可以算是剛剛過去了，也許還沒有完全過去，然而那時所發生的故事卻也許不免在將來重演，因爲時代縱易，江山縱改，人性卻是常常不移的。

那地方——

我不想固定那是什麼地方，怕因之使這故事受了限制。像社會上的人宴客一樣，總要「假座」某處，我也得把這故事「假座」在一個地方演出；但是卻不願說出那地方的名字。

那地方是具有光榮和罪惡的複雜性質的一個名城；因此它是惹人留戀的，也會令人厭倦的。親愛的觀衆將會漸漸認識它。

那故事說些什麼呢？

當劇場的燈熄了，大幕拉開的時候。

我們就看見了大雪後的一片銀裝世界。

是在一個「富人家」的後花園裏，那些昔日春光裏葳蕤皎潔過的花樹都枯萎了。

花樹之間，露出一座小樓的後牆。

房屋是很好的建築，四邊有朱紅漆就的欄杆；所以雖是後牆，也有很寬的廊沿。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戶，窗門緊閉着，裏面還遮着一層看來厚厚的，輭輭的，深紫顏色的絨窗帘。

從低垂着的枝枒空隙間，可以看過去很遠，盡頭處是一帶不見邊際的圍牆，有幾處牆皮剝落了，當中又新添了一個大缺口，是被剛過去的一陣大風雪壓倒的。

黃昏時候，暮色四合，雪雖然住了，卻沒有全晴，天色是低壓的，灰暗的，憂愁的，好像只要輕輕一觸便會又有雪花落下來。

除了廊沿以下，地上鋪着厚厚的雪，枝幹上積着厚厚的雪，一片白；反而顯着只有天是黑的。然而無論是黑的天，白的地，陰沈的走廊，瓊玉般的枝枒，都落在無限蒼茫的暮色裏。

雪後的黃昏，園子裏荒涼，冷寂；時時有一小團一小團的雪塊從枝枒上悄然落下。雖然聽不到雪落在地上的聲音，卻教人覺得宇宙並沒有死去，黃昏還在呼吸。

像是一顆石子投入靜水的池塘一般的突然，圍牆外面忽然傳來了人聲——是兩個孩子的清脆的帶點戰抖的聲音，敲破了黃昏的寂靜。

他兩個一遞一聲地喊：

——年年多喜慶，

——歲歲廣招財！

——招財童子門前過，

——增福財神進寶來。

——一送千年寶，
——二送萬年財。
——三送三星來拱照，
——四送四季大發財。
——五送五子登科早，
——六送大老爺位列三臺。
——七送天上七巧會，
——八送八仙過海來，
最後兩人合着喊：
——好話不用多，十個兒子九登科。
——好話眞靈驗，十個兒子九個中狀元。
片刻靜默之後，兩人又一齊喊：「善心的老爺太太……有剩菜剩飯賞一碗喫吧！」
聲音過後，庭園裏依舊闃然。朦朧中，看見牆缺處爬進一個人——

乞兒甲　（停在牆缺處，仍在喊）善心的老爺太太……（四下張望，看清了園裏沒有人）

【乞兒甲就從牆缺處跳了下來，又回身向外面。

乞兒甲　（向外面輕輕喊）進來，進來！沒有人。（見外面沒有動靜）眞的沒有人。

乞兒乙　（在牆缺處露出半截身子）不，（遲疑地）不……

乞兒甲　（有點發急）進來呀！

乞兒乙　（搖搖頭）我有點兒……害怕。

乞兒甲　瞧你吓得這份兒德行……怕什麼！

乞兒乙　（仍在遲疑）我不……

乞兒甲　（瞪着眼）你眞氣死我！

【乞兒甲突然重躍上牆缺處，很快地攫了乞兒乙的手，拉住他一同跳進園子來。

【於是這兩個孩子就都在園子裏了。

【如同一切的乞兒一樣，這兩個可憐的孩子不知從何處而來，因爲他們從來沒有父母，沒有親人，更不知道什麼叫作「家」。或者也可以說天地就是他們的父母，一切街頭的流浪者，包括野狗野貓在內，都是他們的親人。他們的「家」就是大自然。然而大自然常常是無情的，譬如現在，是酷寒的隆冬，僅僅這寒冷已經害苦了這些孩子們，何況又刮着刺骨的北風，下着無邊的大雪。

【除了寒冷之外，他們還在熬受着另一重磨難，他們又是飢餓的。

「似有神靈默佑，孩子們就在這樣飢寒交迫的環境中成長——自然有中途夭折的，但似乎也沒有人知道。從來久歷航行的水手，就習慣了風暴的襲擊；所以越是流浪的孩子，越多抵抗自然壓迫的質素。時常纏繞在常人們身邊的那些疾病的魔鬼，與他們竟是絕緣的。

「有時也會有一種偶然的機緣，使他們一向單獨的個體得到遇合；就像這兒的兩個孩子，他們的命運湊巧相同，更湊巧他們到了一起，於是就很自然地攜了手，艱苦同營，患難與共，變成了坎坷的人生途上的一對伴侶。

「至於他們會不會長大成人？長大成人之後他們作些什麼事？他們的前途，他們生命的結束，自然也沒人理會。

「這兩個孩子都有十四五歲年紀了，暮色裏看不清面貌；只見縷縷的頭髮盤在頭上，垂在額前。破棉絮同麻布口袋連成的衣裳……其實這不算衣裳，在身上拖一片，掛一片，像是準備隨時離開這小小的身體飛走。套在脚上的「亂點鴛鴦譜」本不是一家的兩雙破鞋，也是同樣的可憐。

「他們倆各持一根竹竿子，就是人們所說的「打狗棍」，因爲富人們的看家狗是專門咬貧苦無告的窮人的；而「打狗棍」決非如它的名稱那樣積極地去「打狗」，它的作用只是消極地防禦狗的攻擊而已。這些貧苦的流浪者知道得很清楚，若是富人的狗被他們打壞了時，他們會得到什麼報償。此外乞兒乙另一隻手裏還捧着一個粗飯碗，是他們兩人

合用的；這就是他倆的全部財產，除此之外，眞個兩袖淸風，別無長物。

乞兒乙　（凍得瑟瑟地抖）你……（斜着眼睛）你看那窗子。

乞兒甲　（嚇了一跳）哪兒？哪兒？

乞兒乙　（用拿着飯碗的手一指）那個窗子！裏頭住得有人的。

乞兒甲　（抱怨地）看你嚇我這一跳……你沒看見？黑忽忽的，那兒有人？

乞兒乙　不，往常我走過這兒，總看見這屋子裏亮着燈，有人在裏頭住的。

乞兒甲　今兒不是沒有燈嗎？

乞兒乙　有時候看不見亮，那是他們把……把……（叫不出那名稱）窗戶上的那塊布給擋上了。

乞兒甲　是呀！窗子關得那麼緊，又搗得那麼嚴，這麼大的雪，人家不會出來的，只要我們說話聲音輕輕的就不礙事。

乞兒乙　（低聲）我冷。

乞兒甲　我還不是冷？（拉住他）來，我們到那邊兒去。

【他們兩人就踏碎瓊瑤，一直走到廊沿底下。

乞兒乙　（如登仙境，把棍同飯碗放在地上，滿足地）好呀！

乞兒甲　（自負得像一個英雄）你瞧着，待會兒我管保你得說「更好」。（說着

他從胸前的破「衣裳」裏掏出許多碎布爛紙在廊沿上堆了一小堆）你也別閒着，把那匣兒洋火拿出來，點着了它。

乞兒乙　（從懷裏拿出一匣火柴，點起火來）這一會兒就會點完的。

乞兒甲　（神秘地一笑）別急呀！

【乞兒甲走下臺階，用手裏的棍子，彎腰在地上撥弄，從雪裏面檢出許多枯枝枯葉來。

【這樣往返搬運了兩三次之後，廊沿上便燒起了很旺的一堆火，火旁邊還蓄積着一堆乾柴。

【兩個孩子很舒適地坐在地上烤火，隨時把乾柴添進去。火光照着他們的臉，紅紅發亮。

乞兒甲　（得意地）這回你該服了我吧？

乞兒乙　倒是怪舒服。（東張西望）可是我說我們作得是有點兒過火，萬一人家瞧見了……

乞兒甲　（有點生氣）我說過了，這麼大冷天兒……你這小子，就是這麼膽兒小，死心眼兒，沒出息。

乞兒乙　（委委屈屈地）……不是我沒出息……

乞兒甲　人家眞瞧見了，難道還把我們怎麼樣？

乞兒乙　（眼睛看着火）你就是愛這麼逞能，去年這時候，我比你的膽子還大。

乞兒甲　（譏笑他）這我倒看不出來，可是什麼時候膽子就變小了呢？

乞兒乙　（低聲）這兒我來過……

乞兒甲　（一驚）這兒？你來過？

乞兒乙　呣，今年春天……（回憶）春天跟現在可不一樣啊，綠的是樹，紅的是花，我打這園子外頭走過，看見那海棠花兒，梨花兒，杏花兒，一咕嚕一咕嚕，都伸到牆外頭來了，我想着，「進去瞧瞧才好呢。」那海棠花兒就好像說：「進來吧，進來吧，裏頭才好玩兒呀。」

乞兒甲　（笑了）你那是作夢。

乞兒乙　（不理會）我想着，想着，往前走，你猜怎麼着！（手指着那邊）那扇小門兒正開着半邊兒，我就溜進來了。

乞兒甲　（妒忌地嘲笑他）海棠花兒跟你說了些什麼呢？

乞兒乙　（不覺神往）那才眞好呐！花兒呀，樹呀，草呀，把我的眼都弄花了，鳥兒在樹上叫，蝴蝶兒在花兒上飛。（看看天）天是藍的，不像現在這麼冷。

乞兒甲　（淡漠地）你一個人怎麼玩兒？

乞兒乙　（用手指着階下）我就在那兒，不像現在這樣兒盡是雪，原先這兒是一片草地，綠油油地，我就躺在這草地上，翻跟斗，打滾兒，一陣風一刮，海棠花瓣兒落了我一身。

乞兒甲　後來呢？

乞兒乙　後來我就睡着了。風吹在臉上，香的，熱乎乎的，我還作了一個夢。

乞兒甲　（高興地）準是他們說過的，風流夢，是不是？

乞兒乙　你笑我，我就不說了。

乞兒甲　（央告不迭）不，不，你說。

乞兒乙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看見海棠花兒變成了一個人，打樹上下來了。

乞兒甲　（拍手）準是個女的。

乞兒乙　（有點兒害臊）挺好看挺好看的一個小媳婦兒。

乞兒甲　（大笑）我猜得不錯，是不是？你小子怎麼辦呢？

乞兒乙　她下了樹就不動了，站在樹底下衝着我笑，又跟我招手兒……

乞兒甲　那是叫你過去呢。你過去沒有？

乞兒乙　我不敢，我有點兒害怕。

乞兒甲　你這糊塗蟲！

乞兒乙　後來我看她怪和氣的，我就爬起來要……

乞兒甲　（嘻嘻地笑）這小子，一肚子壞。

【乞兒乙住口不說。

乞兒甲　怎麼啦？你這是賣關子呀！後來你怎麼啦？

乞兒乙　（低下頭去撥火）怎麼啦。（沒好氣地）後來我就醒了。

乞兒甲　（大失所望）咳……

乞兒乙　（恐怖地）這就說到本題了，（東張西望）我就覺着背上狠狠地叫人踹了一脚。我一睜眼，眼前站着一個人，好兇的樣子，他罵我，打我；說我不該進來，說我是賊，足足罵了個夠，打了個夠，隨後又叫人把我送到巡警閣子去捐了兩天。往後我一走過這兒！……我就禁不住害怕。

乞兒甲　（指着）臉上這塊黑疤，就是那回的傷？

乞兒乙　（默默地點頭）……

乞兒甲　（俏皮地）這是海棠花兒的小媳婦存心害你，她把你騙進來，逼得你心裏癢癢，到了兒又叫人打了你一頓，又給你轟出去了。

【天已經漸漸黑下來了。

乞兒甲　（按着肚子）我好餓呀……

【乞兒乙獨自沈思。

乞兒甲　（自言自語）對了，今兒晚上睡覺，腦袋衝下，屁股底下墊點兒草；一倒掛，肚子就不空了。（伸一個懶腰，順勢仰臥地上，安適地）這地方又避風，又有火，管他媽的肚子餓不餓，今兒晚上睡個好舒服覺嘔。

乞兒乙　（一直在沈思）這回事是有鬼，想起來我就害怕。現在我心裏就直發毛……

乞兒甲　（四顧闃然，忽地坐起來）你別嚇人。

乞兒乙　（眼張得烏溜溜地）你看，（靠近乞兒甲）你看這些樹……

乞兒甲　（有點兒發慌）樹？樹怎麼？

乞兒乙　（抱住了乞兒甲）是不是我眼花了？（指着看那牆缺處）你見？

乞兒甲　（毛骨悚然）哎喲我的媽！老樹成精了！

【牆缺處果然有了人。

【天色黑暗，那人影影綽綽地伸着兩隻手，遲緩地向前摸索前進，搖搖欲倒。

【孩子們嚇呆了，火光照着他們倆緊緊靠着，照着兩張蒼白色的臉，凝視的恐懼的眼睛一動也不動。

那　人　（說了話，斷斷續續地）小兄弟……過來……（扶住一顆樹，站住了）

扶扶我……攙我一把……

乞兒甲　什麼？攙你？

乞兒乙　（把身後的竹竿子抄在手裏）你，你是……

那　人　（空洞的聲音）……走路的……病人……

乞兒乙　（對乞兒甲）是人。（把竹竿子放下了）

那　人　我凍死了……讓我烤烤火……

乞兒甲　（望着乞兒乙）去攙他。（爬起來）咱倆去。

那　人　（喘着氣）小兄弟……行行好……快點兒……

乞兒甲　（把乞兒乙也拉了起來）來了，來了。

那　人　（突然用手抱住了頭，呻吟着）咳……喲（「咕咚」倒在雪裏）

【兩個孩子互相驚望，然後便飛跑下階。

【在雪地裏用力扶起了那病人，一步步挨上階來。

【把那人扶到火旁坐好，上身靠在牆上。

【乞兒乙把火撥得更旺了些。

【火光便照見了那人，是個老人。

【可憐的老人，正被貧病和飢寒交迫着，瘦弱得脫了形。